



# 龐智筠

## 生日，你快樂嗎？

### 記錄曾經的痛苦經歷

和Noel的聊天，從跳舞開始，聊到她喜歡的Paul Taylor，然後逐漸荒腔走板，扯到怎麼做「手眼」，喜歡Moleskine還是Filofax。這些年來興起的「手眼」風潮，是記錄控與文具迷們的另類世界。手眼迷們精心挑選筆記本與記錄工具，或寫或畫或剪貼，經營自己的個人記錄。Noel說，她最喜歡剪剪貼貼，編舞的時候，也要在本子上亂寫亂畫作brain dump，有時靈感就這麼產生了。

其實，創作就是某種記錄，能用《生日快樂？》作為自己四十歲時完成的一次記錄，Noel覺得很幸福。

剛開始時，她想給舞作起名字叫「四十有感」，但想來想去，自己好像沒什麼困惑。「可能因為有宗教信仰，生活中有要面對的事情，但自己覺得不要緊，交託給相信的神就好了。所以，如果只是講自己的困惑，大概發展不成一個舞吧，或者會很悶。更何況，大概沒有人想看你如何覺得無所謂吧，大家都想看你的掙扎和挫折。所以後來想想，覺得這個題材太窄，不如還是講講大家過生日的感覺吧。撇開自己的『四十有感』，變成『生日快樂』。」

但創作的有趣就在於，有時作品的發展，不知不覺成為驚喜。想要描繪大家過生日的感覺，現在回頭看，Noel卻發現作品中濃濃的自我的影子。「其實整個舞在講我某一年的那個很難過的生日。」三年前的生日前，好友突然入院，給Noel帶來極大的打擊，回想那段日子，不斷往返於醫院，內心極度震盪，但平時的工作與生活卻又要故作鎮定，精神壓力好大。最後朋友出院，回老家休養，卻又意味著大家可能會長久分離。「剛剛精神緊繃完，又要面對一個長時間的分離，很難過。」更沒想到的是，這頭剛送完朋友飛機，第二天，家裡養了九年的狗隻突然急病入院。「剛去完人的醫院，又要去狗的醫院，那種感覺……」Noel形容，那年的生日，可以算是人生中最恐怖的經歷，那種氛圍和情緒，或多或少被放入了這次的舞作中。

### 分享與觸動

如果一開頭就想著要用舞作來記錄這段痛苦經歷，反而不會有現在這樣的結果。是不知不覺中，作品成為生活的存照。舞作沒有特定的故事或情節，但那年的記憶碎片被隱約植入。「朋友與狗，我和老公和狗狗的生活都在裡面。一個男女的雙人舞，可能不是講一段愛情，而可能是老人在遛狗，是這個意思。現在回頭看，原來作品不知不覺成為了一個記錄。」經歷了所有的這些，Noel感慨惟有健康是自己最大的生日願望。「就像狗狗，牠最後仍會離開，我怎麼辦？仍然是要感謝牠曾經陪伴。舞作的尾巴可能就有這樣的意思，每年的生日，加的是你的歲數，減的卻是你離開這個世界的時間。」我們總是面對或即將面對各種離別，當離別的日子不斷靠近，我們如何面對？「要坦然，又釋然。」

雖然是很個人的記憶，但「不是四十有感的難以琢磨的『個人』。」Noel說。看完採排的舞團工作人員，雖不了解編舞者的個人經歷，卻也覺得頗受觸動。「共鳴從何而來呢？可能是或多或少每個人都有開心不開心的經歷。我透過舞蹈，雖然很抽象，但藉著演員放射出來的能量，一定會令你想起自己似曾相識的生命經歷。所以，哪怕是從我很個人的經歷出發，但不會是少女心事的自說自話。你問我這次的創作滿意嗎，我會說滿意。我透過我全部的功力——我什麼也不懂，只懂跳舞，但是我把這件事情記錄下來了，我覺得好好。」

本地編舞龐智筠(Noel)的作品，常被人評論為「親切又不落俗套」。2006年《星期一(雨)》一鳴驚人後，她把握機會，把每一次的創作都打磨得饒有趣味。她作品中的那種親切，於我，倒也不是街坊鄰里間的市井味道，而是從她個人的經驗出發，卻牽連起大家生活中的某些共同體驗，比如《全院滿座》裡電影院中的眾生相，或是《購人心弦》中瘋狂血拚的你我他。總有某個畫面讓你似曾相識，又會心一笑。親切得來，Noel的舞作卻並非完全生活化的呈現，恰恰相反，她喜歡把這些一個個的熟悉場景，變成色彩繽紛又格調各異的戲劇畫面，在這種既親密卻又疏離的空間中，一種反諷的黑色幽默油然而生。輕鬆、佻皮，卻又「有啲嘢」，觀眾愛她，自然有理由。

今年對Noel來說有特別意義。一月洗禮，二月滿四十歲，三月結婚。女人到了這個階段，對生活的感悟又不同從前。CCDC的新舞季中，她乾脆以生日為題，問問大家：生日，你真的快樂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城市當代舞蹈團(CCDC)提供



### 《生日快樂？》

時間：4月24、25日晚上8點  
4月25、26日 下午3點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 幻覺的成功

文：蕭威廉

第43屆香港藝術節的開幕音樂會，於2015年2月27日晚在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這不是一個特殊的日子，但開場曲卻是理查·史特勞斯的《變形》Metamorphosen，有點奇怪。稍微有點音樂知識的人都知道，此曲是二戰末期德國盟軍無情地炸成一片焦土時，作曲家在得知德累斯頓和柏林歌劇院都已成廢墟後寫下的哀悼之曲。無論是新年流流還是藝術節的開幕式，上來就選奏了這樣一個曲目，真是再次暴露了香港藝術節有關節目製定人員的無知馬騮！

台上坐了稀稀拉拉的23個弦樂手，因為此曲的副題就叫「給23把弦樂的習作」。指揮泰利曼出場後，有點大材小用他背譜無棒演奏起來。灰暗、慘淡的樂句響起，彷彿夜空中升起一座空中樓閣的幻影，漠然的大提琴營造出並不淒涼的氣氛，小提琴點亮了一縷溫馨的懷念，一切如夢在模糊的旋律線條中穿插消失，這種隱隱約約的傷感筆觸倒是他的老對手馬勒的幽魂在顯現。80歲的老頭用一種貌似新音樂的手法描寫他的心事感懷，可嘆他寫來寫去沒有一句深刻動聽的樂句，面對他生平最喜愛的洛可可文化城市德累斯頓的徹底毀滅，卻沒有一句可以形容它的璀璨玲瓏的音樂，來向它致敬或塑造永恒的形象，而只能像尋常人那樣在被毀的家園前不停地哭哭啼啼，咕咕嚕嚕訴說著悲傷和慘痛。泰利曼的演繹質樸中肯，但我心中豁亮的是，通過此曲，完全說明理查·史特勞斯在個人情感的真實表述上，是不能與馬勒相比的——比起貝多芬、華格納和馬勒的偉大品質，理查·史特勞斯只是個內心懦弱平凡的作曲巧匠。

下半場的布魯克納《第九交響曲》更進一步說明了這一點——雖然泰利曼及其演奏者們無意做證人。終其一生，理查·史特勞斯的名聲地位都遠在這位奧地利的作曲教師之上，而且從來他也看不起這位作曲技法毫不討人喜歡的老者。但拿兩人的最後管弦作品放在同一場音樂會卻高下立見。

從第一樂章的引奏，那種仙氣氤氳的空氣抖動開始，我聽到的是奇異的太初有道，而道漸成肉身。那位素來被人譏笑為老農的作曲家實已上接巴赫的彌撒曲大師仙韻，而後他的不爭一時之榮辱，但求萬世之榮光的宏偉視野，從宇宙的遠方傳來慶戰決勝的巨大擂鼓聲。泰利曼的動作不大，但德累斯頓國家管弦樂團奏出的音響卻委實驚人，其音效動態以泰山壓頂之勢於音樂廳升騰而起，其震撼人心的強度和碩大無朋的統攝力，是我平生所聞之僅見！布魯克納和舒伯特一樣，他們的音樂線條是開放性的，那裡包含了對未知的盼望和描述，生命力在其中集聚並延伸綻放，時間變成了空間，大器晚成的布魯克納看到了常人不能看到的深邃奇景，因此他描述的充滿上帝之愛的宇宙景象反倒給庸夫俗子（如理查·史特勞斯之輩）所蔑視嘲笑。事實上Metamor phosen證實了它的作者只是自視過高而不知好夕的目光短淺者。

這樣有趣的音樂會——想拿理查·史特勞斯唬人卻偏偏被



泰利曼與德累斯頓國家管弦樂團。香港藝術節提供

比成可笑人物——之後，第二晚的節目還是以他為重心，分別是李斯特的《奧菲歐》、華格納的《齊格飛牧歌世》和理查·史特勞斯的《英雄的一生》三首交響詩。

泰利曼是身高約一米九的大高個，雖然已經57歲了，但一種青春期的紅撲撲仍掛在沒一絲皺紋的臉上，這是一種德意志民族特有的陽剛明快與白羊座人的直爽簡單結合而成的極佳範例，他經常瞪著一雙澄澈如大孩子的眼睛，異常認真而毫不誇張地演繹著最為晦澀深奧的諸如《帕西法爾》那一類作品。

所以他在指揮李斯特這種具有貴族神秘感的浪漫曲時，是只能淺嘗輒止的；面對華格納情意綿綿奏給自己的妻子與一歲大的嬰孩聽的「牧歌」，他也缺少一個大師級的柔情蜜意，演繹得慢不楞登猶如牛皮燈籠，聽得我直發呆。

他的用心是放在下半場《英雄的一生》上的，樂隊出場時，由第一小提琴及第二小提琴的首席率領，分別從左右台口同時進場，近百人的大樂團霎時井井有條地各就各位，和他們的出場相比，世上一切樂團皆成烏合之眾——尤其那些三三兩兩還一臉不情願的吊兒郎當樂師，在音樂廳裡是常見的；更離譜的是有些要演奏Solo Phrasing的樂師，索性在台口上大吹猛拉等下要負責演奏的樂句——因為他還沒練熟呢！

眼前的德累斯頓國家管弦樂團緊密一體，宛如一座協同升空的太空樂團。泰利曼的一絲不苟的現實性美學在這裡可謂大有用武之地，理查·史特勞斯就像一個優秀的演員，他的自我性情平庸無趣，但他很懂得通過音樂去討好聽眾乃至表演他的作曲技巧。從一開始的風塵僕僕的騎馬動機，任何人聽了一下就感覺成了馳騁沙場的英雄了，其實理查·史特勞斯何嘗打過仗？他也向羅曼自承不具備英雄的性格。但泰利曼的指揮卻充滿了說服力，特別是「英雄的隱退」那一部分，讓聽眾充分享受到已經完成了英雄的豐功偉績，然後具有與世無爭的高尚情懷了。於是掌聲雷動，但是我想，這只是虛假的音樂包裝罷了。越是成功，越是幻覺。

## 「女·聲」攝影展 展現女性風采

今年的香港藝術節以女性為主題，正呼應「國際婦女年」四十周年。除了帶來不少以女性為創作靈感的舞台作品，也特別舉辦「女·聲」攝影活動，鼓勵來自香港、內地、台灣及澳門的創作者們以照片展現女性的創意與成就。該攝影活動的先期比賽已於2月2日至3月9日期間順利完成，共收到約1,500份作品。其中，由評審選出的51幀優秀作品正在展覽中。

「女·聲」攝影展覽即日起至17日於香港中環交易廣場中央大廳展出。賽的評審團根據參加者對「女性的創意」或「女性的成就」兩個主題的闡釋，參加作品所展現的創意以及拍攝的技巧三個評審準則而選出。透過「女·聲」攝影活動這個平台，公眾可從攝影作品更加了解鏡頭後女性的獨特視野，並透過她們的角度與詮釋觀察女性的世界。

## 港式話劇羊城扎堆上演 市民「補課」好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帥誠 廣州報道）三月尾的一個下午，香港舞台劇導演林奕華作為廣州大劇院五周年慶典特別受邀嘉賓攜力作《恨嫁家族》來羊城預熱，為即將匯聚羊城的6部港式話劇打響第一炮。對內地觀眾而言，今年廣州大劇院的「小戲園子蛋」可以說是港式話劇的絕佳補課機會。

「現代女性的糾結在於她們不像傳統女性的職責就是生兒育女、不需要自己的思想。現代女性在活出自我的同時又要履行傳統的職責。」林奕華期待在座的每一位觀眾都能發現「自己」，但他也表示，這部戲並不會給觀眾提供答案。「看戲其實真正要看見自己，感受戲與自己的連接，和自己對話。」

此外，廣州大劇院今年推出的「小戲園子蛋」還將重推6部話劇。其中香港劇目佔了5部。分別是《孤兒2.0》、《愛·網遊仙境》、《拚死為出位》、《重遇在最後一天》與《搏命兩頭騰》。《愛·網遊仙境》由香港年輕導演鄧世昌完成，故事講述的是現代人在網絡時代所遇到的諸多問題。提到自己創作《愛·網遊仙境》的初衷，鄧世昌說：「我對在facebook上一個人可以因為頭像而讓大家都想去認識他的這種行為感覺很驚訝，進而就想去了解現代人在整個虛擬網絡生存的狀態。」他希望能通過這部劇，讓那些還沒意識到自己是「低頭族」一員的人能清楚認識自己。同時他也認為，戲劇的創作有「提醒」的作用，對社會現實能有一點點的影響。

近年來香港劇團北上越來越頻繁，香港年輕導演原創的實驗劇也會「入鄉隨俗」做一點小融合來討好內地市場。此次「小戲園子蛋」中的劇目與我們之前所熟悉的香港話劇團、中英劇團和林奕華的作品不同，它們並非大製作，但在題材和演出上，都風格犀利，有獨特視角，讓人從不同角度窺見香港的社會現實。



林奕華攜《恨嫁家族》赴羊城。帥誠攝